

# 哈萨克族定居转型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维度

董若楠

乌鲁木齐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本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紧密结合哈萨克族由游牧文明向定居文明的转型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如何塑造社会意识及其反作用机制。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开创者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论述，在游牧时代，自然经济基础孕育了以自然崇拜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意识；而定居化进程中，机械化与信息化推动的生产力跃升，促使生产关系向市场化转型，进而催生了商品经济与科技理性观念。传统集体伦理通过文化转译融入新型生产关系，现代科技意识借助技术实践反哺生产力发展，形成了“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的辩证运动。这一过程不仅印证了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以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统一的科学理论逻辑，更为民族地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参照。

**关键词：**哈萨克族；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

## 一、导论：研究定位与理论框架

哈萨克族的定居化进程堪称边疆民族现代化的典型范例，其本质是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与文化观念的系统性深刻变革。科学社会主义开创者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在游牧时代，“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建立在低水平生产力与部落制生产关系之上，由此形成了依赖自然的文化心理以及基于血缘共同体的伦理观念。而定居之后，机械化与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跨越式进步，促使生产关系朝着市场化、契约化方向转型。传统部落伦理与现代市场逻辑的碰撞与交融，成为理解社会意识变迁的关键切入点。

本文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两个维度，采用了“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存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唯物史观的叙述逻辑。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以及对政策实践的分析，旨在揭示哈萨克族定居转型过程中的辩证逻辑，呼应唯物史观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性论述，即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社会意识则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

作用于社会存在。

## 二、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变革：从游牧到定居的双重转型

### 2.1 游牧时代：自然经济下的存在形态

游牧时代的社会存在以自然经济为根本基石，生产力主要依赖传统工具以及季节性转场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以血缘部落“阿吾勒”为基本单位。在当时，人均牲畜存栏量少，草场利用率也低。这种相对低质的生产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部落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即草场归集体所有，而牲畜则由家庭经营。社会协作则主要建立在“富牧与贫困牧民”的依附关系，以及传统的邻里互助习俗之上。

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生产方式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塑造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正如科学社会主义开创者所强调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游牧时代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社会形态和意识结构。与此相应，社会意识表现为以腾格里信仰为主导的自然崇拜，以及通过阿肯弹唱强化的集体主义伦理，这些意识形式都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们在适应自然、维持生存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产物。

### 2.2 定居化进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代化重构

定居化进程凭借技术赋能与制度改革，对社会结构

进行了深刻重塑。2010年实施的“游牧民定居工程”，促进了机械化与信息化在畜牧生产中的深度融合。围栏放牧、青贮饲料技术变革，GPS定位、无人机监测等技术的革新，二者标志着生产力质变，而草场承包制明确了农户经营权，催生了家庭牧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组织形式。伊犁地区通过“保底收购+利润分红”机制整合资源，合作社年产值取得显著增长。这一系列变革，不仅提升了畜牧业生产效率，更彰显了技术与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该变革过程深刻揭示生产力进步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随着机械化与信息化技术在畜牧产业的渗透，传统部落公有制生产关系逐步解体，承包制与合作制等现代化生产关系应运而生。这一变革遵循“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逻辑，既体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性调整，亦印证二者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原理——生产力作为最活跃的革命因素，其突破旧有生产关系桎梏的过程，本质是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具体显现。

伴随生产方式的深层变革，牧民意识从自然依附向理性自觉演进。当技术实践重塑物质生产基础时，商品经济思维与科技理性逐渐成为主流观念，完成从“存在决定意识”到“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的辩证循环。这一现象不仅彰显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根源性作用，更揭示意识形态通过文化转译、技术应用等中介环节反哺生产实践的能动性机制，展现唯物史观中社会结构各要素间的有机联系与动态平衡。

### 三、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反作用：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

#### 3.1 传统集体意识的现代性转化

传统集体意识透过文化转译机制为现代生产关系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科学社会主义开创者指出：“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这一过程在哈萨克族转型实践中表现为：部落时代以“阿肯弹唱”为载体的集体伦理叙事，成为现代协作观念的文化根基。例如，伊犁州某合作社将传统阿肯弹唱中的《共荣赞》叙事改编为《合作社新章程》歌谣，通过即兴弹唱的形式传播“草场联管、收益共享”理念，使牧民对新型生产关系的认同度有所提升。阿勒泰地区的“阿肯宣讲团”则将“风险共担基金”制度与传统“灾年互济”习俗结合，创作《风雪同担歌》在转场季巡回演出，推动了合作社采用

“传统符号+现代治理”模式，降低了制度推行的文化阻力。此类实践验证了传统文化要素通过“创造性转化”参与现代性构建的可能性。

#### 3.2 现代科技意识对生产力的推动

在现代科技意识与传统知识体系的交汇处，形成了独特的技术实践路径。哈萨克族牧民将《四季牧歌》的气候韵律化记忆与卫星遥感技术结合，构建“云端牧歌”智能决策系统，降低了牲畜死亡率。在伊犁种羊场，青年牧民依据阿肯歌词中“羊毛如银线，细辨光泽变”的经验，结合智能项圈数据，开发出“光谱-体感”健康监测模型，有效提升了细毛羊优质毛产出率。这种“阿肯智慧+数字技术”的实践，既保留了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核，又推动了生产思维从经验主义向数据驱动的转型，印证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统一”的认识论观点。这表明先进的社会意识能够指导实践，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科技意识的树立，促使牧民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益，实现了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畜牧业的转变。同时，这也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具体体现，先进的意识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落后的意识则会阻碍社会的前进。

### 四、辩证统一的深层逻辑：矛盾运动中的理论印证

#### 4.1 唯物史观核心命题的实证

哈萨克族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型实践深刻印证了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并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科学社会主义开创者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游牧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部落意识表现出显著的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发展。然而，随着定居生活方式的逐步确立，技术革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市场经济观念随之兴起，这一现象生动地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传统集体伦理发挥了降低变革成本的作用，而科技意识的提升则显著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先进的科技意识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也凸显了科技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与唯物史观中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

会发展的理论高度一致。此外,这一研究还揭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 4.2 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演进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所谓的否定之否定,使一个机器普遍的、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生产关系的演变轨迹清晰可见。自远古时代部落的共有经济模式起始,人们共同参与劳动并共享劳动成果;继而演进至个体草场的承包制度,个体开始拥有并自主管理其生产资料;直至现代新型集体经济的兴起,人们通过合作与资源共享,共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系列变革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转变,更是人类对生产方式认知的深化。游牧时代的部落共有制受限于低生产力,定居初期的承包制激发个体活力却面临分散化局限,而当下合作社模式通过市场化契约整合资源,实现了“原始共有—个体私有—现代共益”的螺旋式上升。恩格斯曾告诫:“我们不应过度沉溺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因为每一次征服均可能引发自然界之反噬。”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演变,从原始时期的崇拜,到科技时代的理性思辨,直至当前对生态智慧的重视,这一意识形态的演进,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及生存条件的深入洞察与敬畏。以“草畜平衡”政策为例,该政策不仅汲取了现代环境科学的最新成就,还融合了传统“敬畏自然”的理念。实施该政策,既确保了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了物质生产与精神追求的辩证统一。演进过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曲折和前进的必然性,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它说明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每次“否定”代表超越旧模式,而“否定之否定”则是进步和提升。科学社会主义开创者指出“辩证法在肯定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也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这一规律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即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超越。

#### 4.3 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启示

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这一进程,给予了我们双重的启示:一方面,技术革新必须与本地知识紧密相连,防止“去语境化”的应用,这展现了唯物史观中对历史和现实的尊重,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准则;另一方面,制度的改变应充分利用传统伦理资源,通过文化的适应性

降低转型的阻力,这反映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以及文化遗产与创新的重要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数字化时代社会意识的新形态,以及传统生态知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现代价值,从而加深对边疆民族发展规律的理解,为民族地区现代化实践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 结论

哈萨克族的定居转型过程,作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在唯物史观框架下辩证运动的生动例证,不仅展示了这三个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而且突显了它们之间动态平衡关系的重要性。哈萨克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通过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孕育出独特的游牧文化和社会结构。然而,随着时代演进,这一传统生活方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变革。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数字媒介对牧民观念的影响与塑造,以及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并发展哈萨克族的文化特色。此外,深入挖掘传统生态知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应用潜力亦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知识是哈萨克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对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通过此类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体系贡献更多实践经验,还能推动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的双赢局面。这将有助于保护和弘扬哈萨克族的传统文化,同时促进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与发展,为哈萨克族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开创者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8
- [3]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62.
- [5] 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张振华,姜杰.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研究——以新源县那拉提镇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2(06):54-60.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5.06.009.